

## 校長自戕，法國教育界對教師壓力的反思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2019 年 9 月 23 日，巴黎東北郊龐坦（Pantin）市的一名校長雷儂（Christine Renon）寫下了絕筆，開頭是：「今天星期六，我剛醒來卻無比疲憊；雖然剛開學三週，卻已感無力回天……」在三頁的篇幅裡，她歷數為人師的孤獨、工作量的增加、制度的不斷改變以及與學校間的衝突。雷恩大學（université de Rennes）社會學教授佩利耶（Pierre Périer）觀察到，這封信中傳達的無力感與喪失方向感是如此沈重，在社群網路上廣泛流傳後，已引起法國無數學校老師、校長的共鳴。巴黎北郊有些地區治安不良，當地學生難以管教，被稱為「困難區」（zone difficile），如何幫助在該處任教的老師對抗教學或行政上的不順，已成為法國教師界當前棘手的問題。

### 缺乏情緒與制度支持，教師多感孤立無緣

法國《世界報（Le Monde）》訪問了與雷儂同樣在巴黎北郊任教的莎賓（Sabine），她說自己每天 7 點 15 分到校、晚上 7 點才能回家，身體、心靈現在只能勉強支撐。她表示，這些年來各種表格、上級指令與行政資料等不斷增加，壓縮了老師們的教學時間；最近，她與同事甚至接到一份「語言研究表」，至少需要三十分鐘填寫。儘管上級知道學校只教英文，該表意義不大，但還是要求老師填寫，而全體老師則決定拒絕填寫表格。莎賓希望能將在自己遇到的各種困難，集體向上級反應：校方則表示將於 11 月 6 日於法國國民教育部（Ministère de l'Éducation nationale）針對教職上健康、安全等問題展開討論。

同樣在巴黎北郊任教的茉德（Maud）也認為，只有透過老師集體的力量，才能抵抗各種壓力。她抱怨道，在此地只任教五年，便已老了許多；針對層出不斷的暴力事件，上級給出各種指令，治絲益棼又不見實質處理。年輕老師面對嚴峻情況，對教學熱情產師懷疑，而資深教師則目空一切，放任惡性循環。她更說，她完全無法想像自己在三十年後，還繼續任教。《世界報》也訪問了在環境較優地區任教的史蒂芬（Stéphane）：後者表示，同事們各個都很盡責，然而自己雖然只是兼職代課，卻常得作全職教師的工作，每晚還需花四小時備課，

實在吃不消。

《世界報》發現，訪問多位教師後大多數人都提及「無力感」、「喪失方向」與「孤立無援」。然而，實質情況究竟有多嚴重？根據法國教育部的資料，在其聘用的一百餘萬人中，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辭職。但全國公立中小學教師聯合工會（SE-UNSA）則發現，根據他們的調查，三分之一的教師想換工作、且高達 90% 的教師認為工作負擔年復一年地加重。全國初中及高中職員工會（Snalc）認為，教職工作長期讓老師站在社會與心理壓力的第一線，是造成教師不滿的主因：該公會發言人之一的何佩（Maxime Reppert）表示，該協會的求助電話在開學後便響不停，多數情況雖不嚴重，但求助人多感到「孤立無援」。

### 學生難以管教，教師疲於奔命

教育社會學家巴蕾（Anne Barrère）認為，政府 1980 年代起要求教育部門照顧所有學生，造成學校業務增加，是教師倦怠感的起源；巴黎北郊小學教師工會（SNUipp-FSU）的發言人達希娃（Catherine Da Silva）也說，當局要求老師同時身兼社工、諮商師、醫師、警察等多職，是造成老師壓力的源頭。

此外，部分「困難區」學生難以管教，也是原因之一。中學老師莎拉（Sarah）表示，學生不聽話，讓她在開學九天，即便服用藥物，還是崩潰了，只有請求調動工作。同樣的，前任記者的馬蒂德（Mathilde）跟隨父業，成為教師，但熱忱很快便磨光；她表示，有教無類雖是高尚的理想，但碰到特定性格頑劣的學生，也是沒輒，且即便與這些學生的家長溝通，亦無改善。部分學校基於防止恐怖攻擊，不許家長進入，更是加劇了此情況。

譯稿人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2019 年 11 月 6 日，法國《世界報》